

### 的士鬧事

翠袖乾坤 翁靜晶

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」，酒精正好印證了這句話。 達大時大節、喜慶場合，有甚麼能斷力下降，令人容易衝動失控、出手傷人者，亦是酒精也！酒精往往令一個藝人吃盡苦頭，醉駕是其一，另有藝人酒後失儀，形象受損不在話下，更有機會惹來牢獄之災！

網上新聞，只見雷宇揚在宴會過後，醉醺醺的士歸家，未料到連目的地地卻發現「身無分文」的士司機已欲「行善」，不收取車資，但未知是否言語誤會，雷竟出口「問候」司機的「高堂」，司機自是怒不可遏，報警求助，最終勞煩警員到場調停方能解決。

喊爹罵娘，從來都是許多人的「助語詞」和「口頭禪」，可是身為乘客，在公共車輛上唸「三字經」隨時會惹上官非的，又有幾人？

### 唇槍舌劍煽出奪命火

海闊天空 蘇狄嘉

亞利桑那州一名槍手，闖入社區政治集會無辜殺死，死傷枕藉，「個人是否有權配槍」又成了今日全美熱門話題。

美國是黃金之都，不少身無長物之人，在此白手興家，實現了個人夢想；美國也是槍械之都，容易有槍，很多情緒失常的人，持械亂開槍，殺害無辜路人。這一宗特別觸目，因為遇害死者中有一位代表「美國精神」的九歲女童，○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受恐佈襲擊當日出生，生於恐怖，死於恐怖，是美國當代寫照；此外，傷者中有一位代表「美國精神」的政壇明日之星女議員，子彈貫穿頭部，與死神搏鬥多日。

有輿論批評，美國當今極右派掌旗一姐佩林和「一嘴」應為今次血案負責，他們針對奧巴馬改革政策的激烈言論，煽動了行兇者暴力傷害奧巴馬的支持者。不久之前，台灣政壇明日之星連勝文，也是在社區集會中被槍手子彈貫頭，輿論也歸咎個別偏激「名嘴」和政客，觸發仇恨暴力之火。

台灣和美國的「名嘴」，當然自辯與事無關，他們自認關心社會、愛護社會，行使言論自由權利，批評時政，理性社會應能接受。關鍵就在「全民性社會」一語，當今世界，有哪個地區是全民性社會、成熟的？只要萬中有一，經不起言詞挑撥，就會為社會製造憾事。

想當年，諸葛孔明在東吳大營舌戰群儒，面對的皆是一時俊俏名士，可容正反之論，能解利害糾結，雙方唇槍舌劍之餘，只會帶出智慧火花。芸芸眾生，有二見識不逮，素養不及的話，難保沒人拔劍而起，怒刺異己之人，血濺當場。

真理越辯越明，關鍵在於參辯各方都聽得進他方的論據，思考明辨。片面堅持己見，甚至妖魔化他人，徒然撕裂族群，分化社會，製造不幸。

### 誘之以利

琴台聚 韋基舜

「拚命三郎」石秀獨力打敗七、八個軍漢，神勇之至，戴宗看在眼內，便想拉攏石秀上梁山泊入夥，並對石秀表示，如果願意，自己可以引薦。

這時，石秀才向戴宗、楊林二人請教姓名。戴宗道：「石秀乃道：『江湖上聽得說『江州神行太保』，莫非正是足下。』」

戴宗應道：「小可便是」，隨即叫楊林在包袱內取出二錠十兩銀子，送給石秀做本錢。石秀不肯接受，再三謙讓，方才收下。

戴宗如此開關，出手便十兩銀，一方面是為了拉攏石秀上山入夥，誘之以利。另一方面，山寨有的是銀兩，「洗腳抹腳」。

石秀看見楊林進來，連忙起身相迎，問楊林到甚麼地方去？ 楊林道：「我這『大哥』，說道自己到處找他，原來在此飲酒。並說剛才被張保攔住了手，施展不得，得蒙出手相助，一時之間只顧連打張保搶回財物，『卻撇了足下』，及至眾兄弟相助奪回賞賜，但找不到『足下』，聽得人說有兩個客人邀往飲酒，特地前來尋找。」

石秀見楊林進來，連忙起身相迎，問楊林到甚麼地方去？ 楊林道：「我這『大哥』，說道自己到處找他，原來在此飲酒。並說剛才被張保攔住了手，施展不得，得蒙出手相助，一時之間只顧連打張保搶回財物，『卻撇了足下』，及至眾兄弟相助奪回賞賜，但找不到『足下』，聽得人說有兩個客人邀往飲酒，特地前來尋找。」

# 一個中國農民的最後意象



在他倒下許多天之後，我依然常常回想他倒下時的姿態——俯臥在車輪下，一隻手伸出，似乎要繼續前行，又彷彿在摸索什麼。在巨大的工程車面前，渺小的他無法將最後的自己塑造為大寫的人字，但卻以這個姿態表達了自己的倔強和堅持。

如果沒有這次人與機器不成比例的博奕，他可能還在尋求公平和正義的路上。然而，屬於他的堅持、固執、怪癖、夢想都在那個瞬間消失了。留給世間的僅僅是那個不成比例的最後意象，供後人去回想、解讀、闡釋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總覺得他的最後意象具有神聖意味。神者，伸也；誰在辭世的瞬間伸展自己，誰就是神。聖者，通也；當他超越個人的利益而為一羣人奔走時，他正走在成為聖人的途中。

當然，這僅僅是我和部分同情者的命名。他在主流詞典裡被歸類為：上訪者。 對於這個漢語詞，2002年出版的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給出了如下解釋：人民群眾到上級機關反映問題並要求解決。「上級機關」之類的表述暗含了這樣微妙的定位：權力在「上面」，人民群眾在「下面」。在「下面」的卑賤地位決定了後者沒有資格與權力主體對話，只能另覓他途。「到上級機關反映問題」就是個無奈的選擇。所有「到上級機關反映問題」的人都會體驗到生命不能承受之輕：在決定自己命運的時刻，他們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，不得不將自己的未來托付給別人——他們「被決定」。

在「被決定」的族類中，農民也往往是最無力者：他們處於「下面」的「下面」，底層的底層。作為「落後生產力」的代表，他們出現得太早而消失得太晚，理應接受改造，迅速退到地平線之外，為現代化進程讓路。工業對農業的排擠，城市對鄉村的蠶食，強權對弱者的逼迫造就了他們的悲劇性格。冥冥中，一種合力形成了。於是，他們失去了自己最珍視的東西——土地、房屋、過去的家園。人們偶爾關注他們，也不是因為他們與泥土、大地、傳統的正面關係，而是由於他們的無力和苦弱——身為共和國的公民，卻總是被忽略、踐踏、侮辱。他們棲居在退向遠方的角落中，生存在即將消失的地平線上。他們是一個特殊的類，是一個矛盾叢，是一系列衝突的焦點。他們因卑微而被忽略，因被忽略而痛苦，因痛苦而抗爭，因抗爭而毀滅，因毀滅而敞開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症候。從這個角度看，他的死暴露了一個民族的裂痕，一個國家的內傷：我們還不屬於一個真實的共同體。

作為農民的一員，他倒在巨大的車輪下，以其犧牲暴露了共和國最痛楚的神經帶。這是典型的農民之死：生於土地，依賴土地，回到土地。不過，他的受難和毀滅絕非僅僅象徵了農民的苦弱，而且敞開了所有普通國人的共同命運。事實上，農民只是他和他們的職業，他和他們都有一個高貴的身份：公民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：「凡是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；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；任何公民都享有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權利，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義務。」在具有公民資格這點上，農民與其同胞完全平等，並無二致。現代政治體系普遍承認公民是國家的主權者。對於公民主權理念，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曾有精闢的表述：

這一由全體個人結合而成的公共人格，以前稱為城邦，現在則稱為共和國或政治體；當它被動時，它的成員就稱之為國家；當它主動時，就稱之為主權者；而以之和它的同類相比較時，則稱之為政權；至於結合者，他們集體地被稱為人民；個別地，作為主權權威的參與者，就叫做公民；作為國家法律的服從者，就叫做臣民。（盧梭《社會契約論》，商務印書館2002年出版，第32頁）

小物體，小到自己的到來毫無預期。無論從何種角度看，他都死於巨大者對渺小的藐視和忽略，死於懸殊的力量對比。

然而，渺小的他倒在尋求公正的路上，既為自己，也為自己所隸屬的人群。正因為如此，我們可以恰當地將他的死命名為：犧牲。

這些天，我一直沉浸在莫名的悲傷中。不僅僅是為別人，而是為我自己，為我所隸屬的這個民族。在他倒下之後，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隨他一起倒下了。他的死是許多人共同的死。這些人跟隨他越過了人生的大限。他雖然已經註定無法醒來，但不斷死而復活的我們卻將繼續前行。與他共同越過大限的人越多，希望的光就會越明亮：我們這個民族必須在所有成員的磨難中體驗磨難，在所有成員的死中體驗死。唯有這樣，她才能真正從磨難和毀滅中學會愛和珍視，才能逐步孕育出敬畏個體生命的高貴情懷，才能成長為自由人的聯合體。

雖然倒下的他不是耶穌，不能以自己的死為我們贖罪，但他的足跡卻屬於救贖之路。在這條路上，他不是茕茕孑立的孤獨者。無數人將站立起來，從他足跡的終點處出發，堅定地走向公民社會。他們投射出的光或許將匯集為晨曦，擴大為我們這個民族的天空。

（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）

百家廊 王曉華

### 樂在旗津

杜亦 阿杜

喜歡高雄的旗津，一個在市中心心的長形小島，必得在碼頭乘免費渡輪前往，航行五、七分鐘便抵達，沿長形島一個圈，海旁盡是海鮮酒家，遊覽者幾乎必光顧一兩頓海鮮餐，坐在檯邊即煮即食，兩頓海鮮餐，遊覽者幾乎必光顧一兩頓海鮮餐，坐在檯邊即煮即食，兩頓海鮮餐，遊覽者幾乎必光顧一兩頓海鮮餐，坐在檯邊即煮即食...

### 廚餘的餘

我不贊成把剩菜說成廚餘的原因，除了昨日提到的廚字之外，餘字的解釋也讓我不同意。 廚餘有殘剩的意思，那麼廚房殘剩的未煮食物會如何處理？當然還是放回冰箱裡，留待下次使用了。就算是小小的茶餐廳，也會把廚房餘下的材料，煲一煲所謂老火湯來作吃客飯的招牌，不會輕易丟棄。

### 性別意識

我不否認自己有一點「傾向性」，不僅僅是因為我是女人，也並非「男性不宜」，而是兩位被指為「特首黑馬」的女性都比比較敢和有承擔感，或許是在建制內吧，我暫時看不到兩位男士有特別之處。我無意「偏幫女性」，而是有感香港作為一個文明程度較高的國際都會，走出家庭的女性雖然很多，但積極參與政壇的女性比想像中少，以致真正的女性聲音沒反映出來，這在「甘乃威事件」中尤然。

餘也有非主要的解釋，廚餘，就可以解釋為那個廚師不是主要的廚師，不是第一流的。不是第一流的廚師，做出來的菜就不會出色了，不出色就沒有食客上門了，生意怎能做下去？ 餘更難做後廚，廚餘，人們又怎知你說的不是廚師的後裔？ 所以我反對使用廚餘來形容剩菜，因為不能直接指向是客人吃不完的飯菜。而且最重要的，廚餘這兩個字，用普通話來唸，根本不順口和沒有力量感，不像剩菜那麼響亮鏗鏘。